

【忆名家】

艾青的幽默

□高炳炳

诗人艾青的幽默在中国文坛是出了名的。即使上世纪60年代落难在新疆石河子生活时,他也是落拓不羁、妙语连珠。他很会讲笑话,常把我们这些找他聊天的文学青年逗得捧腹大笑。半个世纪过去了,艾青先生的幽默仍让人回味无穷。

严寒通红的鼻子

1910年出生的艾青比诗友戴望舒小五岁,二人性情相投,亲如兄弟。

上世纪30年代初的一个寒冬,戴望舒去会女友,让陪同的艾青在门口等候,约定一刻钟回来,不见不散。在凛冽的寒风中,艾青傻乎乎地等呀等,冻得双脚跺地、鼻孔流涕。一直等了一个多小时,戴望舒才哼着小曲出来。怒气冲天的艾青指责他:“你这个人呀……”戴望舒打断他的话,喜滋滋地晃着脑袋朗诵道:“我的恋人如此优雅,如此端庄。”(但丁诗句)这一举动搞得艾青哭笑不得:“你热恋乐了,可冻苦了我。”指了指自己:“严寒通红的鼻子!”(涅克拉绍夫诗句)

徐悲鸿送了匹“瞎马”

艾青是学美术出身的,先在杭州美专学习,后赴法国学油画。他有一批美术界的挚友。1950年的一天,艾青和一批美术家到美协主席徐悲鸿家聚餐,酒过三巡,画家们都手舞足蹈起来。徐悲鸿趁着酒兴说:“走,请诸位到里屋看看我的马。”大家进了里屋,只见满屋墙上都是骏马,栩栩如生,呼之欲出,众人惊呼。徐悲鸿从不愿把画送人,他见众人都想要,便急忙发话道:“大家都是画国画的,我只送给画油画的艾青兄一幅。”说完便取了一幅画。艾青醉眼朦胧看不清楚,便“牵马”回家。第二天清晨酒醒再展开看那马,原来是徐先生的败笔——那马的眼睛画坏了。

艾青讲到这里,嘿嘿地笑道:“徐悲鸿也太小气了,趁晚上看不清楚,他送了我一匹‘瞎马’。”

人世艰难,不愿出生

一次笔者去拜访艾青先生,祝贺先生的诗作《垦荒者之歌》发表。先生自然很高兴,这就打消了笔者的拘束,话题像快活的小鸟,从这个枝头蹦到那个枝头。趁着气氛活跃,笔者问起他右眉骨上的大包,先生乐呵呵地

回答:“走路不留心碰的嘛。”

“怎么碰了也不消肿?”笔者开始犯傻。

“经常碰壁就消不下去了。”先生还是笑,见笔者还没弄懂,他便讲了一段笑话:“我母亲怀了我11个月,分娩时难产,三天三夜才生下我。生下来我便大哭大叫,我母亲听懂了,人世太艰难,我不愿出生啊!”笔者终于听懂了。先生的睿智令人惊叹。他说话时不时会迸出来的哲理,品味起来意味深长。

答作者问

当年,艾青先生在石河子给青年业余作者授课和交谈中喜欢“答作者问”。这一问一答中,会迸出许多智慧的火花。

共青团农场农工易中天(现著名学者,厦门大学教授):“先生,写诗能夸张吗?”

艾青:“可以,要慎行。不要铺张,别学那不良商贩,买一斤牛奶,掺一斤水。”

148团场农工杨牧(现西部诗人,曾任《星星》诗刊主编):“艾老师,您写诗有灵感吗?”

艾青:“灵感像许多关在笼子里的小鸟,我不知道是哪一只,一回头,它已冲出笼子,飞向蓝天。”

石河子总场化工厂工人高炳浩(现西部诗人,记者):“尊敬的中国诗坛泰斗艾青先生……”

艾青:“天哪,别给我戴高帽子了,哈哈,这高帽子压得我真是‘太抖’啦。”

高炳浩:“我的问题是,怎么才能写好爱情诗?”

艾青(微笑):“你还是个孩子,谈爱情早了点儿。如果你想写,我忠告你,写爱情诗不要写‘爱情万岁’‘少女万岁’,少女看了很高兴,她却不知道已变成老太太了,比老太太还老。”

上帝敲响了丧钟

1986年春,全国新诗评选,艾青的诗集《鱼化石》名列榜首。颁奖大会当天晚上,艾青在宾馆里突然昏厥,中国作协的同仁们急忙把他送进医院抢救。

毕竟是七十六岁的老人了,作协领导叫来秘书准备记录遗言。大家屏住呼吸等他苏醒,一会儿艾青睁开了眼睛,望见大家惊慌的面孔,他嘴角一动,朗诵般清晰地说道:“听,当当当,上帝敲响了我的丧钟。”一句调侃,大家紧绷的心弦立即松弛了。艾青在死神面前也不忘幽默。

【有所思】

泉畔说『泉』

□孙葆元

题目中第一个“泉”字是水之源泉。第二个“泉”就与水无关了,它的表意是“钱”。如此一来,本文是要在泉水边说一说钱的事。不是说挣钱,也不是说花钱,而是说作为货币功能的钱。

起码宋朝之前钱不叫钱,而叫“泉货”。南宋人洪遵著《泉志》,不是为某处泉池立传,说的是历代货币的式样及铸造,是一部钱谱。“钱”为什么叫“泉”呢?有考证者说,钱、泉音相近,叫混了,把“泉”叫成了“钱”,久而久之就固定下来。此说缺乏证据。而“钱”本是一种远古时期的农具,《诗经·周颂·臣工》有句:“命我众人,庤乃钱镈。”这里的“钱”是古代农具,即铁铲。“镈”也是古代农具,跟铲类似。全句的译意为:要求我们众人,准备开农的农具。

钱是物质交换的媒介,中华大地最初的钱是贝币。冶炼技术的发明实现了农具的金属化,也使钱币走上金属化的道路,这就使泉与钱殊途同源。我认为,作为货币的“泉”是物质之源,作为河流的泉是流水之源。洪荒年代,概念模糊,物质的发展促进了交换的发展,也促进了概念的清晰化。至洪遵时,“泉”字起码是多义字,而“钱”字渐渐摆脱了农具称谓,承担起货币的语言概念。

洪遵谓中华货币的起源,“泉之兴,盖自燧人氏以轻重为天下。”他认为,钱的兴起,是顺应

燧人氏发展贸易而开始的。上古时期的详情没有得到记载,已经不得而知了,到了黄帝周朝时期,铸造货币的制度日见完备。秦汉以后,货币铸造接踵而行,岁月推移,有关泉货的铸造历史仍然没有被记载流传下来。这是洪遵著述《泉志》的初衷。

上世纪90年代,我有幸奔赴陕西乾县拜谒乾陵,那是武则天和她的丈夫高宗李治的陵墓。景区游人不多,在近千米的神道上云集着卖古钱币的农民,拿着用绳线穿起来的铜钱兜售。我接过他们递过来的铜钱看,不禁大吃一惊,这些钱有秦半两、汉五铢,唐钱有开元通宝和带着指甲印的月牙钱,宋钱有崇宁通宝等。每一枚铜钱都有它的故事。秦半两是李斯统一货币发行的钱币。汉朝

的五铢钱流通了二百年。开元通宝有带月牙的,有不带月牙的,带月牙的比不带月牙的还珍贵,传说铸造师拿着钱范请唐玄宗过目,恰杨贵妃也在旁边,便争着观看,一把抢过钱范,不小心指甲戳到一枚范模里,留下了月牙般的印痕。这个月牙是杨贵妃的指甲印,在不经意间被青铜的钱币记录下来。而崇宁通宝则是宋徽宗的御笔。我解囊收罗,同行的朋友怀疑这些钱是假的。我说,你看这厚度,是铜钱自然流通的磨损,人为做假是做不出来的。也有品相极好的,索价就高些。这些铜钱曾作为陪葬深埋地下,沉睡千年,农民耕垦把它们从黄土中唤醒,它们流出历史的泥土,谁说它们不是“泉”呢?

济南有一条铜元局街,命名

想到自己这么快也要听书了。再次找到那条收藏的微信,挑着《白鹿原》《红楼梦》和《穆斯林的葬礼》单独下载下来,以备听起来方便些。

我不知道时下的广播电台是否还有听书节目。忆往昔,上世纪70年代的青少年大都对听书有着深刻的记忆。薛中锐播讲的《渔岛怒潮》,刘兰芳播讲的《杨家将》和《岳飞传》,曾经给我们这代人留下了深刻的记忆。记得那些年间,每到听书节目的播出时刻,家家户户的收音机里就会传出他们那抑扬顿挫、声情并茂的播讲。那时候录音机还没有普及到普通人家,网络更是“科学幻想”,于是,从广播电台里收听评书,就成为大多数青少年的娱乐节目。这个娱乐节目由于是定点播出,且过期不候,因而给我们这些忠实的听众曾经留下过不少遗憾。如今,当年的科学幻想已经变成现实,什么时候想听书,随心所欲就是了。

书,是我之所爱。我又是喜欢爬格子的人,闲暇时间常常把写作当乐子。要节制用眼,就不能尽情看书、上网了,心里当然难受,甚至有些悲凉,可岁月苍苍不由你不服老啊!想通这些道理,心里也就释然了。如此一来,生活中便有了些“闲暇”的时间。我是个不愿闲着的人,有闲暇就得找事填补,不然岂不是虚度光阴?于是我便想到了听书。

前不久在微信上我曾给朋友转发过听书的帖子,当时并没有

听书有听书的好处。对老年人来说,最大的好处是可以节制用眼。但是,听书也有听书的局限。譬如,遇到某些听不明白的语句或字词,难免不明就里。如果是看书写的话,可以多看几遍,可以查查字典。当然,如果听书时的“断档”不影响情节连贯,听清听不清的倒也无所谓,可如果影响了情节连贯,就势必影响听的心情。

《红楼梦》属于古典文学,听起来特别容易遇到“断档”情况。为了更好地听书,我在收听时,身旁放本原著,遇到“断档”,随时翻开来解疑释惑。如此听、看结合,说来还挺有意思的。

我很喜欢陈忠实的《白鹿原》,当年虽曾读过,可时隔多年很多情节已经记忆模糊了。前不久央视播放电视剧《白鹿原》的时候,我虽然也想一集不落,可因为这事那事的,还是看得不完整。要说《白鹿原》播讲得没啥问题,可

不知什么原因,中间的删节太多了,幸亏有原著在身边,才让我把故事情节连贯起来。

在我的书橱里,《穆斯林的葬礼》这本书虽然已经珍藏了20多年,可由于这些年经常买书的缘故,阴差阳错地竟让我冷落了它。所以,在听完《白鹿原》之后,我又开始听《穆斯林的葬礼》。

“这是一条玉的长河,清澄而晶莹;这是一首爱的乐曲,缠绵而唏嘘……”涤荡灵魂的人生悲剧,凄美哀婉的爱情悲歌,还有那如泣如诉的配乐,让我听起来痴如醉;独特的视角,深刻的内涵,还有那声情并茂、一字不落的播讲,让我的心潮随着梁亦清、韩子奇、韩新月、楚雁潮的命运,起伏跌宕。

看书当然好,听书也不错。听完《穆斯林的葬礼》之后,我打算继续听下去,或《狼图腾》,或《我们仨》,或《老人与海》……反正,我不能让自己闲着。

